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六

陸川履 吳校

門人上

歐陽子謂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後世誤
渾爲一。孔氏門人見於論語者可考也。孟子論見知不獨
在親炙。凡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皆得與焉。蓋世之相近。源
流親切。則亦與弟子無少殊耳。陸子再傳之士。名人甚衆。
而發明陸學。若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宏偉。統緒所在。不
可沒也。今錄門人爲二卷。
包文肅公恢

宋史本傳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無名氏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進，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遠辟，光澤主簿。平寇亂，遠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聚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討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韓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垺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索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

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糜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千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哀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涉緘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寺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殄氣，乃滅死，斮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憇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人爲之也。因責子倚養。

陸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
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
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
死。似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
婦。臥棺中。以訣。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
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
逸奏。恢守法奉公。共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兼發運。素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
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
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
明殿學士。會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棗。僧去。姦吏治。盜獄。課益。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劾。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封。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眾。諄。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頤。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懷。慎。臥。黃。窳。約。事。戒。諸。子。欽。以。浞。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先。隕。其。地。遣。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贈。銀。絹。五。百。

遺事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先立門閭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閭之高不惟

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績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初先生祠堂。增葺書院。九月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哀災和叔傳子雲李魯侑。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文肅公撰三陸先生祠堂記。發明先生之學。最爲明晰。可以盡破俗學之疑。今錄其文於後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溪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

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深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于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橐龔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卓然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

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
人。則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則萬虛皆碎。
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就實。
日進月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
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
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
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階已者。信也。自喜信而充實。
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
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
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驟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
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
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

意而徒為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均見善非外樂。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心。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沒造自得實。自益于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贊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幾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已。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顧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為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其為太宗。無復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教。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為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陰以考曆數。因節氣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

言之真所謂伐山之竹不足以受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究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求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虛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

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渾浩流轉。見其所深造。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乎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管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荆門。而周文忠以

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
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
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
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則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
優入而造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
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邇其旨與。校山未
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
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筮之時。則亦無
間然矣。遽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理實則文皆實。又以
凡文之不逮者。由學之不逮。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
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校山諱九韶。字子
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蓋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幾。蓋文安。

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幹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回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數。左甬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甬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總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按包文肅公詩文雄偉，有集行世。書法亦工。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宏齋包公真齋歐陽公道墨後云：「王谿翁嘗登。」

所江宏齋先生廬陵吳齋先生之門。子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爲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王谿翁名未詳。既云登宏齋之門。則亦本陸子之淵源矣。文肅諸父。雖兼遊於朱陸之門。其心悅而誠服。則陸子也。至文肅則全爲陸子之學。而直斥疑陸子者。爲虛見識。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蓋陸子再傳弟子。惟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爲能大昌陸子之學。故門人中首列二公焉。

袁正肅公甫 兄肅

宋史本傳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熨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詭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火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逸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報。

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
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
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
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
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蔽原以增積貯核
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
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絹萬七千餘匹
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格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
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才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
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勸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
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
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

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廩之積。凡州縣。窶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二千緡。未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盜迫。使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禦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雷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乞廣信以爲備。郡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

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於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勅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勅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勅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總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微間。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貨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柳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

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之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令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播撫以奏。是消天下謹言之氣。

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奏。繳不撻奇。小副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詔使輸。秦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願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詎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醉秦民。斗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沐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西江。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極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後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與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說難緘默。嵩之詰命。終不與書行。廷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疎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震。報行誤耳。今遂勉甫無他志。翌日。廷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與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巾等又入爭之。清與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覲。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與與甫並召。而清與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與。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封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徽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樞史部侍郎引疾至。

入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宮兼
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遣兵部
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早寇爲虐。楮弊蝕其心。腹大敵制其
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
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
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督兼吏部尚
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
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學
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
發生。蟄禽鳥之和鳴。與心相契。其樂無涯云。

遺文事蹟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正肅任江東提刑奏建象山書院於
貴溪之徐巖祀先生。循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創書
院於山間。拜命守荆門。不果。至是正肅奏建書院。以山間不
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南。亥傳
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地。而先聖先師北面
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
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全。茲之故。廬。便
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
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與正學山之
旁近。爰若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遠。山峰環峙。兮
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
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

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弊。積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企慕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倣興。禮宜皮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己未。正肅刊先生文集。自爲序。其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前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

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是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前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竊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容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十一月朔。王肅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告文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關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貫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

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廢，弗遑躬詣祠下，心以告矣。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萃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責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所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象山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聵。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從前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

業斯世。淚望焉。而媿族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
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
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正肅作象山書院記。其畧曰。寧宗
皇帝正化之末。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
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
名文安。庸不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
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議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
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
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退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
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正肅提刑江東。既建象山書院。又創鄱江書堂。自爲記云。或

問予曰。子初象山書院於貴溪。興白鹿書院於廬阜。而又建
都江書院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
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
第遊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數十年。又皆寥落。如晨
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
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之賴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
行。章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筵。矜佩成集。彬
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才。雖易於振拔。而後來
之秀。未保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聽其話言。參諸履。行。則
未可得其爲士之實。於是選通經學古之士。帥生徒而課之。
余設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
書院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遺喪。士習日敗。

某超詣者無溪資詳縝之功。驚辨博者乏通貫。明之。相。依。做。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堂。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爾。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涖。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標。正。直。之。風。果。若。是。矣。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賢。熱。遺。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原。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得。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杜。來。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於。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長。爲。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喪。
無。得。者。而。已。放。動。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
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淡。造。自。得。者。得。乎。此。以。
此。而。學。爲。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
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獎。乎。嗚。呼。鄞。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
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
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者。
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源。脉。長。矣。勉。之。紹。定。六。年。孟。夏。鄞。
川。袁。甫。記。并。書。

正。首。自。題。正。獻。公。文。集。云。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
德。不。足。言。辭。雖。工。所。謂。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
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錫。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

王真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絕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車成枕上。至暮年甚博。停畜日富。然未嘗襲人。哇運尤不喜。屬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至其指事力陳。畧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證以証時務。淋漓良多。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明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尚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恐散落人間。兄弟相與哀輯。尚多闕畧。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豈若此不肖孤尚未即死。庶幾旦旦熟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楹知衍。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市兩拜手書

真文忠公德秀作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鄧山哀侯自衛守為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獄刑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閣因任嶺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飢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幕府有慕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耶蓋天之為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幸珍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飢且瘠而不

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
爲一也夫適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滂滂而又旱天變頻
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
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
惻惻然惻惻然寢爲之不寐認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
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於朝者以此其論官僚
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撤之所形詩歌之所風丁寧側
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起蒼
昊昔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
歟方民之告病也蓋作於閭未幾又作於衢其距境皆不百
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防扞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
之人無隨和而疏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

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者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按正肅公所著書有孝說，孟子解，信安志，防拓錄等書，而江東荒政特其一耳。然公之有得於家學，上承陸子而發爲實心實政者，於此亦可見其端。而陸子之教，所謂言實實言行皆實行，隨處可驗。又世俗無識之士，妄謂朱陸異而不同，有若仇敵。故特錄真文忠公序文以明其妄。文忠得朱子之學於詹元善，自南宋以來，號爲能昌明朱子之

學者無若真文忠。其爲袁正獻公行狀。既推崇不遺餘力。而願師其德。學爲正肅此序。亦稱其爲天之所屬。而推原其學於本心。不惟不相詆。而論學亦無不同。後之爲朱陸異同之說者。其造詣未能逮文忠公之百一。而矢口狂論。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試讀文忠此文。及正獻公行狀。亦可以惕然而知所愧悔矣。文忠又嘗爲正肅像贊云。傳絜齋心得。慈湖隨方寸之明照。萬里是爲。鄒山子袁子。蓋正肅上承家學。又兼師慈湖也。正肅兄肅字晉齋。其文忠公同年進士也。師事舒文靖於新安。仕蹟甚著。弟商字可齋。亦知名於時。

馮興宗周之德二人亦慈湖門人。籍貫官階無可考。惟見於袁正肅公改慈湖遺書云。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

德取訓詁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
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
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于民。真如
父母。皆是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
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
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而學。壯
而始覺。覺此心。茫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嗚呼。先生之擊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真實
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陳少宰墳 子少司寇墓

宋史本傳

陳墳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異同郡。樓鑰友。善死。鑰

哭之頃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鎗指盤中銀杏使屬對。頌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採。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鎗味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頌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使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息。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頌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衆自頌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帝即位。詔求言。頌上封事云。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

之機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墳直聲始著於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之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墳步往。王牒所畫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亭上彌遠書。乞正馮榘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

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諡。頃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諡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履議合。宣者陳洵益欲改。頃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頃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答羣心。早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防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頃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頃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奸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耳。侂冑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也。次言內廷當嚴宦者。

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劫墳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卜日發祭坑遵江山而東墳獲諫者即道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府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喻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早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贖貨墳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墳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墳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

之。頃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於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盛。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返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糶。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朔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散。薰蕕同器。遣使賢者耻與同尊。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貨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

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序跋文畧

理宗紹定五年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劄書諸石。時和仲爲浙帥。跋劄後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迺績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錫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蔡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鉤。予以昌

宋文明之治云云。

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和仲爲泉使刻先生語錄自爲序其畧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生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倫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蒿華歿墳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道治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鈔勒焉或謂墳曰近世儒生闢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墳語之曰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電何庸錄錄而
利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
言焉入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和仲一號習菴黃文潔震論云近世慈湖先生楊文元公教
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
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
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
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爲郡教化興行習
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蓋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
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

袁正肅甫題習菴觀聚堂云習菴築室扁曰觀聚堂前何有
萬象可觀山如郭郭烟雲吞吐草木沃若春光媚嫵修篁漫

山不知隆暑。何況秋空。呼日入戶。朔風吹雲。松聲如怒。上天
下地。四方曰宇。物生其間。何可勝數。我於是觀樂哉。斯土隨
意作室。不葺不葺。買山旋添。稍葺園圃。得趣幽閒。不入城府。
良朋偶來。傾倒肺腑。不及時事。惟談鄙魯。朋去何爲。周易一
部消息。盈虛窮今。亘古觀乃自觀。寂無一語。又題其尊明亭
云。非德不尊。非道不明。爰取斯義。以明吾亭。亭在山巔。氣象
巍然。山從何來。蜿蜿蜒延。我坐亭上。極目一望。羣峰畢朝。真
無與抗。我撫亭下。萬狀難寫。一一分明。入我醜竿。有時携筇。
偕二三朋。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錢秘閣時 予始從于先生

宋儒學案本傳

錢時字子足。淳安人。幼奇偉不凡。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

冠。許。可。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政。事。亦。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卓。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再。為。融。堂。先。生。

按宋史本傳與此傳畧同。此傳脫二語。今增入。

慈湖為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刻。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終。始。無。作。輟。日。月。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復。遣。某。子。柏。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記。其。孝。敬。獨。疑。如。見。族。人。事。

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閭閻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梧野，殀捐地數畝，爲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于是，起敬誌銘其墓，某與于是亦嘗爲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爲誌銘，于是欲其孝妣之善舉垂於不朽，于是之于柏字誠甫亦近於嘉。

意湖贈錢誠甫帖云：誠甫遠訪從容，近日問答亦詳，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怒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母或昏。

象山學系云武允文號竹間淳安人錢時之從子也登咸淳九年進士第知武岡縣受學於時

羅寶章必元

宋史列傳

羅必元字亭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成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逆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審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

去何害人。蓋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赴剡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蠶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佞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鄰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按。羅亨父師事包敏道。其調護曾景建之戍。毅然釋其繫。而遣之。尤爲同鄉所重。蓋實有得於陸子之教。故能臨事卓然。毫不惑於利害也。

鄧侍郎詠

撫州府志本傳

鄧泳字德載。父約。禮從學於象山先生。泳早承家學。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分寧簿。居剡湖。制置司幕下。再調江陵。隸參政。議加軍器監簿。措置江防。及齊安告急。往見孟珙。勉以力疾出戰。洎奏功。珙曰。鄧制參第一。除太常丞。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屢遷右文殿修撰。同修國史。遷刑部侍郎。會天變。求言。泳奏愛惜根本。愛惜人才。愛惜日力。切中時務。仕終通議大夫。自號巽坡。居官所至。以廉見稱。晚歲坐累。遷謫。卒年六十九。泳爲橋園李侍郎浩之甥。入史館。遷刑部官。籍皆相。改云。

饒秘監應子 從弟安撫應龍

撫州府志本傳

沈應子，字定夫，延年長孫也。延年師陸子，教子孫世守其學。應子，紹定五年進士，歷岳州教授，監封椿上庫，改知新建，辟知定城縣。寶祐五年，除太學錄，陞博士，開慶元年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兼國子編修。九月，權兼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北湖、南皆受兵，詔淮西赴授，應子行次江上，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應子奮筆曰：「誰爲此謀？」宜斬。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徐庚全輩叩關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丁大全董宋臣等罪，景定初，遷大理少卿，改秘少監。未幾，以何夢熊論罷去。國年五十有七。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應子從弟，與應子並承家學。端平二年進士，初主餘干簿，馬裕齋趙節發交薦於朝，改知德化縣。

丁大全當國欲處以要官拒不出理宗擢用不附丁者除監
察御史首條陳敬天愛民用人聽言四事及戒貢羨餘明日
果有帥臣獻方物者上怒却之在臺端風力甚勁或勸其婉
言公曰言官其可婉耶竟以不合罷歸未幾提刑江東改浙
西被閱柴積或終夜不寐還直顯謨閣知紹興府兼浙東安
撫勸萬年倉以惠飢民年六十卒於官所著有詩文類編六
十卷史討三十卷畫心錄三十卷奏稿三卷行於世

羅運判愚

婺州府志本傳

羅愚字季能文恭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補外得與國
軍陸解陳三說以講正學親忠賢爲本根以尊道撥重言責
爲綱領以獎忠正顯靜退蒙介潔示節儉省浮冗爲規模上

嘉納以清勤褒之。至郡值歲飢，賑恤有方。遷湖南憲使，創雄
定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作清勤堂。高定于
爲嚴求端平聖訓也。自號北林。辛年五十七，愚恪守家學，行
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出
處裕如。真西山魏了翁亟稱之。蓋陸子之餘波所及也。

趙郡王希館

宋史本傳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
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懈，寇義而去。
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
行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
言得毋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距城三十里有巖，曰古

急於財利。笑於聚斂之臣矣。

按寧波府志與慈木傳稱其初居青田。慕楊文元公簡偈道學於慈溪。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得其心學。至歷官司農少卿時。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因慶元地之湖北。創立慈湖書院。以崇祀文元公。又申開其事於朝。設立書院山長。諸生誦法之盛。與宋相終。又自青田徙居慈溪。其心悅誠服。仍明師學。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頌矣。又稱其於嘉熙中。知平江府郡中。飢分塲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行。飲射禮於學宮。廣絃誦。以嚴教養。學宮子弟爲立生祠。其惠政感人如此。而宋史目以聚斂。其信然耶。聚斂必有其實。傳中並未指出其若何聚斂。豈以吳丞相滯疎言沈矣爲與。慈履心爪牙甘爲。

博學云云。故滋物議。那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
午。與憲身為宗臣。催科嚴切。以濟時艱。容或有之。且潛亦
為炎論罷。則相惡之言。未可為據。又稱其卒諡忠憲。史傳
亦不載。惟見於本紀而已。其先居青田。後徙慈溪。子孫現
家其地。府志必無舛錯。而史傳止稱其居湖州。則亦誤矣。
宋史成於元之中葉。時方崇尚朱子。排詆陸子之學。以吳
文正虞文靖二公之賢。時論猶以陸學為疑。使不得安於
胃監。則已往之為陸學者。橫遭誣蔑。固其所也。故存宋史
本傳。以備忠憲官階。而復參以寧波府本傳。而論之如此。
至於吳丞相潛。與兄參政淵。並學於鄒奉議斌。蓋亦陸子
門人。而疏論忠憲甚厲。亦如東坡目伊川為好意見。偶不
相合。則不能不異。而各成其為君子。不相妨。亦正不必強

同也。

意湖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云。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會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檢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憇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苟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言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助予意。

吳泰藏湖

宋史字傳

六淵字道父。秘閣修撰。系豚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

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湖廣德
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
今聞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
敢驟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
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寬。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江東制
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
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有哀求。
祭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
起復。或曰。得毋碍時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
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
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揚子縣。兼淮東轉司幹辦公事。添
差通判真州。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

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
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
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
國史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
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直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
說淵力陳其不可大約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
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
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師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吳
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授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
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
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

知鎮江時。湖造闕下入封。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瑄擊之。瑄蓋湖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湖亟加慰撫。而賑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政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發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左正言三疏劾淵奪
職奪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
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
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
寇芟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擒其渠
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兼
知平江府。歲亦大稔。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
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
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
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
。置新黃之第。凡勅司空山。燕家山。金剛壺。三大岩。嵯峨山。鹿
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岩。圍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

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與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思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旬辭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於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贈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並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囊橐。

故時有螟蛉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菴文集奏議。

吳丞相潛

宋史本傳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齊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珠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

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策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衰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言專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賑恤菑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大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輕易以爲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
戰爲慮。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寔廣。百
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腦肝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
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
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
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
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
潛之言率驗。邊大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獲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
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願天
意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文倫
以爲綱常。史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百

人才以待至絕。六曰負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
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
禍端而圖善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
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
少卿。奏造斛斗輪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
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
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
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
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
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為衰漢潰決。與沔
破亡。兩淮倣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頽。士習已壞。
以靜專家羣情。以剛明消眾慝。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
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
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弊本末。以寬郡民。興轉運使王
瑩。平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
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
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
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
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
以求耳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
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桀。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
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

上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
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
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
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
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叅
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
軍。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
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

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以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禮親使。兼作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奉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諸被兵。湖南擾動。惟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遂因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姦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踰柳賓。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矣。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由近年公道晦。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弊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受章鑑高緯嘗與下大全同官傾心附麗曠曠要途蕭索來
等羣小博查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審日月之明
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
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罄積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
亂者皆此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美等與祠高結竊管
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容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
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
芹繳還詞頭不報請建昌軍尋徙湖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
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
果然四鼓開扉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
也循人聞之吞嗟悲恻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兼執政恩數
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諡特贈少師

按二吳之父。名在偽學之籍。與文元袁正獻同列。又延邠奉議斌教其二子。斌參政與丞相實心實學。發爲功業。照耀一時。參政力辭起復。丞相論反身修德。皆有得於講學。而合於奉議所稱象山第一義者也。

寧波志名宦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潛出入朝省不常。初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敦養。以學供日繁。庖饈不足。乃於常餼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分濟造食。官給權量。俾齊隸各以時值。取於市。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所製存悔齋箴。徧惠來學。凡學計不續支。移耶給。有請必俞。諸生感之。肖像祠於石室。郡城不飭。有憑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遂塞。潛乃交志。

荆秦關者補圯者植低薄者崇益期巡鋪寘卒以履鼎建燕
和永豐朝京三門而雨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
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
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潛立為義船法。
令三郡部舉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縣歲期三
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舉六舟并以應命。并必備食其刑
有餘貨俾蓄以備來歲用。又丈天有則鄉船有文。期用有時
著為成式。其船專留江許不時輪番下海。延壽船戶各徵保
護鄉井。統出大舟以應調分。且日於三江合兵。泥船開之。環
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伯校。餉以生券。給以軍糧。
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又
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

向以寨一達本府者。敬亭從亭容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懾。故理宗諭之曰。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非虛語也。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為啓閉。遇淫潦。輒委官啓開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即其地為三壩。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憩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匯於茅針。硤鄧慈定。皆沾其利。已又瑛鄧之棟木。瑛永豐。瑛開慶。堰鄧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果。亦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以鄰為壑。堰黃家。開文浦。又為黃泥。味為新堰。為新壩。造高橋。凡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公衙。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賑寡孤。獨瘖。聾。跛。躄者三百人。廩之。開息。

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兩陽常愆。期潛無時。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
潛憂先天下。剛直敢言。其奏疏及與宰相論辯。忠憤激烈。皆人所不敢聞者。先以忤時相罷奉祠。既而賈似道銜之不已。安置循州。乃除其私人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百計殺之。潛預知死日。循人咨嗟悲慟。

徐都曹愿

寧波府志本傳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遊太學。一時文辭。爲倫輩所重。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蒞事以勤。後除福建提舉。適黃少冠發。衆皆縮頭。退避。愿獨晏然無懼色。且爲婉言撫喻。危乃

拜於前事平入爲石司兼都曹人謂愿嘗受業於黎齋故其
政事文學有自來矣